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趙鑰南

方麓集卷十

明 王樵 撰

傳

楊忠愍公傳

楊忠愍公名繼盛字仲芳其先口外小興州人州常被䖏國初曰伯源者奉詔内徙為保定容城人六世曰富者生公年甫八歲使牧牛出過里塾見里中兒讀書心

慕之請於兄欲往兄曰若幼未能也公曰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兄異其言以告於父而聽之日受數百言四五過輒成誦年十八補邑弟子員踰冠讀書於邑僧舍恒至夜分不寢燈膏盡暝坐而思寒無襦起繞屋行令脛以上微温則復讀以嘉靖庚子鄉貢士舉丁未進士除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受樂律之學於關西韓公邦奇庚戌秋寇犯京師明年公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會有馬市之議公上疏論其不可大旨謂市馬者講和

別名也寇踐躪我陵寢虔劉我人民戎心無厭非一大治使終身創不足以雪耻往下北伐之詔天下聞風鼓舞爭出死力而朝廷一旦忘耻屈己以討號召天下而以和終之豪傑之士誰不解體不可一也且邊鎮習於偷安久矣自寇變之後方改觀易聽一聞和之說弛備自肆如故非惟積廢無起時而隱憂將不可測不可二也往者邊臣私通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互市決中外之限開通敵之門將來勾結生事啟釁吏不能詰不可

三也中國險易虛實為所習知用間於市不假遣諜而得不可四也又陳開市三事一欲敵酋諳達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所掠人口三欲別部入寇皆諳達保任疏奏世皇連三閱曰繼盛之言是也下八臣議八臣者内閣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國公朱希忠咸寧侯仇鸞也仇鸞舊鎮大同素通敵實陰主其謀上惑其言遂下公詔獄謫陜西狄道縣典史時謫官為上官所優多養高不事事公

獨請事於長官於是上競以事委之事皆辦暇與諸生講學狄道多西番色目人習番經公擇教讀二人於圓通寺教以儒書番漢生讀書者百餘人因而知向進者三十餘人邊氓以織褐為生苦於官市會有稱巡按遣市褐者公執其人屬吏於是官市遂絕遷山東諸城知縣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刑部湖廣司員外郎調兵部武選司時仇鸞敗嚴嵩用事公上言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寇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

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敵之先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是亦孰有過於嵩者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而定五府六部分釐大政載諸祖訓曰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嵩在內閣

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堂司皆稟受其風旨內外僚出入必謁內自直廬禁地外至私第日夕其門如市輿馬闐塞衢巷至不可行都人皆曰諂相府也至士大夫皆號之曰相矣雖嵩亦以相自居矣吏部尚書百僚首也非其腹心不用進退人才必關請而後奏嵩視吏部若其屬然吏部且如此況其他乎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陰操其實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其亂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內閣條旨雖先朝有故事

然機事甚密而臣下不敢干上之權今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之也斥一人嵩曰我救之也其或嵩之所不許則或激陛下之怒以行其擠排或乘陛下之不悅而進其讒搆於是使天下之得罪者畏嵩而不畏陛下歸恩者歸恩嵩而不歸陛下此其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使嵩票旨嵩又托其子世蕃代票又引嵩之義子趙文華潛入禁地商議同票題覆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合若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錬劾嵩罪

狀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李本私問世蕃世蕃即自擬票使趙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他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權此其縱賊子之預政大罪三也邊事之壞皆由功罪賞罰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先置所親歐陽必進爲總督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黄如桂爲巡按竄其長孫嚴效忠名於奏功籍中冒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斬首七

級功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填替告併前功加陞錦衣衛千户效忠嚴鵠皆世蕃養子足不出閨閤而冒報戰功濫竊名器歐陽必進以是而入為工部尚書陳圭還掌後府事黄如桂驟遷太僕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貴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諫官御史知而不敢言則以其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故也此其冒朝廷之軍功大罪四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被論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没正

敵人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之心豈肯用此賊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賂三千金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㖿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於時嘗自誇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為所輕鄙嵩始自悔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排詆夫勾賊謀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誰耶嵩父子誤國之罪於是又出鸞之上矣此其引姦逆以幾敗國事大罪五也前敵人深入兵法擊其惰

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饜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吾密疏保君矣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賣乃大呼曰嚴嵩誤我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其怯懦無謀欺罔不忠以誤軍機大罪六也黜陟者君上之大權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父子草任為民嵩於考察京官之時囑吏部黜其兄中書舍人徐

應豐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父子降典史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又囑吏部黜汝進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未有過也嵩乃以私怨欲再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擾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大罪七也今

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被撓尤甚嵩於文武之遷除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賂之多寡其人到官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賂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窮困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陛下之仁如天一聞四方水旱盜賊一人有不得其所為之憂形於色而嵩為

腹心之蠹漸失天下之人心大罪八也先朝居内閣者如萬安劉吉焦芳之徒雖其姦諂無所不至然猶得政日淺旋被斥去近年以來未有得政如嵩之久者葢嵩之柔忍機變獨工於逢迎刺探凡陛下之左右皆先用重賄結納托以伺察聖意凡陛下宮中一言一動必密報於嵩輒酬以重賄凡事嵩得預知陛下微旨所向以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但知嵩之每事能合聖意而謂之才不知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通

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言路故用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章疏副本文華皆先送嵩父子私閲而後進少有干涉即為彌縫闗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夫朝廷設通政司以防壅蔽而姦黨乃敢為壅蔽如此大罪九也嵩既内外彌縫所畏者廠衛之緝訪而嵩於廠衛官徧結姻親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廠衛既親所畏者科道之言而嵩於進士筮仕之初知縣推官行取之際誘之以求知脅之以

納賄皆使俛出門下及給事中御史考選之時皆預識面有先容而後得之以陰絆其他日敢言之口旣選之後或入謁則留之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所愛憎則授之論刺至五六年不為崖異即陞京堂次則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前附嵩之效又如後以故科道諸臣寧忍負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也夫厰衛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科道朝廷之耳目皆賊嵩之私人以故嵩之得政愈久而其壞紀綱愈甚壞風俗愈深使天下

士大夫廉耻盡喪嵩實爲之此其大罪十也嵩有大罪十誰不知之而莫以告陛下誠恐言之而不信則非徒無益而禍且立至也以臣之愚乃敢出其一旦之命言難言之事攻難去之人伏願陛下察臣之言試召二王而密問焉必有以知臣言之不誣矣則何惜一嵩而不以謝天下乎内賊既降外敵自却何則彼見陛下之聖明如此則不戰而氣已奪矣疏上世廟素英毅莫寵如張永嘉然而攻其短者未嘗加大罪也嵩父子懼甚與

其黨謀所以自解與傾公者百計無何乃摘指疏末援
證二王以為非所當言密訌於上上果為之動下詔獄
詰問惟此一語而無以為罪法司則致其文以詐傳親
王令旨法當絞時刑部尚書何鰲嵩之門生侍郎王學
益嵩之姻家受嵩指使法之合不合固不顧也公在獄
數年備嘗楚毒可謂出百死而後死臨刑慷慨誦所作
絕命詩聞者流涕乃乙卯九月晦也是日地震隆慶中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賜祠於保定額曰旌忠二子曰應

尾應箕應尾蔭入大學論曰自太祖革丞相之官永樂中始置内閣以編修等官解縉等七人供事其中雖曰典機務與密議而所供者不過翰林之職事而已終成祖之世内閣之臣官不過五品豈非不欲變太祖之志而然與二祖可謂逺見足為百世不易之定制矣至洪熈宣德二朝内閣之臣始以舊恩與年勞加陞至師保尚書等官三楊諸公號為一時賢相而不知引嫌固避故變二祖之舊制自三楊始也孝宗朝内閣之臣不過

代言六卿執政之臣如劉大夏馬文升諸人皆日召見商大政預密議其時何嘗知權之在內閣乎六部乎抑不在內閣不在六部而有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乎此時皆無之也故遠當以二祖之法自守近當以孝宗之事為法世廟於楊忠愍之言雖未即聽然未幾而嚴嵩得罪未必不因忠愍之言也

大理虞公傳

公姓虞氏名謙字伯益其先河南陳留人宋南渡後徙

金壇公少有異質識度過人洪武中以春秋明經貢入太學太祖見而奇之策試稱旨擢刑部山東部郎中三載遷杭州府知府成祖靖内難公自免歸都指揮賀驢兒執公赴闕謂其既知天命有歸托疾不朝請誅之成祖釋不問尋擢大理少卿永樂己丑車駕幸北京侍仁宗監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尋轉左甲辰進大理卿公感上知遇凡事務持大體有犯罪不至死者所司准榜例論死公曰法令既定斷罪當一以法否則法不信

於民矣上立從之天津倉火爇糧數十萬計遣御史按視言主者侵盜多而幸火以自葢追逮幾八百人論死者百餘人餘皆坐流配公察其寃白上並以减論其爲都御史甞奉命廵視淮揚徐州旱災請發三十餘萬石賑民官爲贖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從之車駕北征督運於蘇松兩浙諸郡以丁糧多寡分爲四等定輸之遠近民間便之營建宫殿督運大木於潁州陽武陸行下衛河所督軍夫數萬部分有法人不知勞成祖以官

吏多為民害分命大臣廵撫天下公偕給事中許能往浙江考察廉貪因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仁宗自監國時雅知公稱其儒雅明正志存澤物有大臣體特奏陞都御史及即位曰大理天下之平也非虞謙不可遂以公為之甞奏事有言其不於榻前密請而於朝班敷奏為賈恩者於是謫為本寺少卿仁宗尋悔之以大學士楊公士奇之言立復公官宣德二年扈從征高煦既還一日朝退得風疾不起年六十二公歷事四朝與

三楊蹇夏齊名識周文襄公于屬官于肅愍公于諸生中人尤服其精鑒子孫至今為邑中著姓

南洲段公傳

公諱敏字惟勤其先汴人宋靖康亂徙金壇公少孤貧事母以孝闈舉弘治庚戌進士知江西新城縣調廬陵民化其簡厚訟為之少遷户部郎督九門稅鈔時逆瑾擅權變舊制欲增其斂衆莫敢言公獨持不可得不增瑾欲掐公出其門公又不往叅浙藩議值隣境盜起公

先事設備寇不能犯既而疫作公留拯賑全活甚衆副
中執法按事於江西時李夢陽以文學風節有重名然
負氣淩物阿逆籓旨以私忿搆布政使鄭岳以姦利事
欲陷之士大夫多持兩端公獨平心決之以大義折其
氣而闗其口夢陽雖怨之而無以非也因勞得疾卒官
年五十五公為人温遜沖和雖造次不失其常度常拱
手緩步徐言不以色待物人視之懦者也然未甞媮合
茍從遇不可必達其志微時甞為人所陵及貴遇之於

道其人避之公追得之於戶後而謝之曰君得無不可段槼耶尤篤於宗姻嫁孤贍貧視力所止家無餘藏臨終戒其子曰吾俸餘猶足以具棺斂愼無費公家子如其言僚吏賻贈皆却之至今鄉人稱清節厚道表裏無瑕者必曰段公段公云公長於詩别號南洲居士有南洲集若干卷藏於家

檮菴王公傳

公諱暰字韜孟世居金壇之岳陽自少讀書即以古人

自程度刻苦厲行舉南畿鄉試第二嘉靖乙未進士爲吉安推官治獄明恕因事以禮義勸導兩爭者皆悦服建昌缺守其同知鷙甚不可近所司以公視其篆曰彼得王某當有改王某得彼當益進歳滿遷給事留省風采凝重雖同官亦畏憚之數言事皆剴直嘗一蒙褒旨卒以犯大僚見擯落云嘉靖初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於是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南北郊親耕親蠶諸禮繼舉則夏貴谿附贊爲多

遂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上留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尤極佞巧費寀乃宏之弟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於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并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在吉安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而嵩尤恨之未有以發敘遷山東武定兵備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出嵩旨也

遂著為例公在山東嘗儷御史行部而副使吴龍道病公入謁御史曰吴副使病甚危不可委之下人非某往視不可遂辭御史而行至今東藩之僚猶道之而服其義焉公事親孝然有弟惡於象慈弗可感嚴弗可繩竟以是鬱鬱成疾死仕宦有年貲產不增於寒素時婚嫁葺廬多稱貸於人病時蕭然一榻布被蔽體邑令因問疾見而深嗟重之近世講學者競右陸左朱號為於言語文字之外得直截根本公弗為動曰吾敢斷之曰皆

收放心臨終語人曰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同邑范楷子正親喪三年不入妻室公禮敬之終身唐治時雍戇直負氣公常下之公有讀書之室曰檮菴谿田馬公嘗爲作檮菴銘身後學者裒其遺文曰檮菴先生集凡若干卷行於世

王氏家傳

吾宗自義五府君以上名諱不傳譜牒無存義五府君生丁元末以農起家能有以自全於亂世夫人謝氏能

知漫塘劉先生之賢每以訓子孫曰能學此人吾顧畢矣子三人曰榮字子華曰㮊字子輝曰茂字子賢洪武間子華以人材舉為杭州府同知佐崇山侯開溧水縣臙脂河河道直富民室當徙崇山侯受富民錢故迂其道事發伏誅子華當連坐時子輝府君年纔二十有五奮往欲赴其急難所親咸止之勿輕試不測府君不聽卒走京師擊登聞鼓上書請代兄死上義之得許往視子華已赴市曹與府君訣曰顧再生為汝子府君歸而

撫其遺孫甚厚付以莞鑰讓以藏金至再世猶不分析
正統初出穀三千石助官賑饑上聞賜勑奬勞表其門
曰義門仍復其家六歲至今吾族惟府君之子孫為獨
盛云子五人曰政字以正曰徹字以通曰敏字以學曰
敭字以振曰敞字以明初子華以臏死以正府君生而
常按其膝稱膝痛人頗異之府君性孝友豁達大度撫
三庶弟處其婚學視子其田宅視已皆有成立而後已
羣從中恭一行最尊而性僻難事府君能曲得其歡心

恭二十子所不快輒率十子謝於門有時登府君堂持
總戶去質於市府君事之益恭府君治家勤儉嚴而有
法昧爽必興正衣冠坐於堂則子弟皆拱立俟命一日
介弟起稍晏不敢出見託以事自外入稟說云云乃得
無譴其家法如此景泰中出穀助官賑饑子五人曰鎮
字孟安曰鍾字孟英曰鈺字孟堅鄉貢士仕至遼王府
長史曰欽字孟寅曰銈字孟璋孟安府君三世嫡長才
畧過人擇幹奴美田宅先與諸弟而自取其瘠者力耕

倍收更有餘力以分贍不足親疎賢愚各當其分賙人之急每如不及貸錢粟多不取息負者亦不復問鄉人敬而愛之以王大老稱之每過市坐者必為之起年十六為稅長為廵撫周文襄公所奇所至以自隨有事常以問焉歲歉稻寡入稅户以雜穀來者諸稅長皆怒不納府君獨盡納之而以家穀代輸明年歲大饑米價踊貴府君出雜穀糶之民得其濟而所輸亦償鄉人乃大服之成化初出粟二千石助官賑饑旌授承事郎繼室

許夫人亦有賢行雖處富足而躬勤紡績每至夜分每
歲農事興家人盡在田夫人恒自執爨以給餉者一子
曰瀚字仲淵贈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性謙沖犯而
不校家居謹祭祀與人重然諾夫人馮氏廣顙豐頤不
以世故經心終日危坐未嘗有倦容年至八十有九精
明不衰一日子孫至前不復省記無疾而終子四人曰
杲字汝陽以監生仕為江西都司都事次即先君也諱
臬字汝陳正德丁夘鄉舉丁丑進士初授兵部車駕司

主事諫武宗南廵忤旨與同事者門跪廷杖有差以外
艱歸服闋除兵部武庫司主事以母老乞南曹一職以
便親改南京户部四川司主事尋改南京吏部考功司
主事晉稽勲司郎中出知東昌府以母老陳情乞便養
改寧波仕至山東按察司廵海副使又次曰檠字汝平
曰樂字汝和皆監生未仕卒正德巳夘廷臣諫南廵先
君以三月十五日上疏十七日闌庫部公之喪二十日
有詔跪門五日二十五日杖於廷方五内崩裂勺水不

入口之時而罹此故病創特重昇下張家灣絕而復甦在南考功時嘗為宋張文簡公劉文清公王正肅公請修墓立祠三公皆金壇人疏中有云此三君子著書立言皆有功於道學立朝行已可為法於方來又云今海內雖文治蔚興而治心養性之功少雖英流輩出而老成渾厚之意踈宜崇實學以勵士風識者以為名言東昌先因土曠人稀名人墾闢編户有土民遷民之異田稅多寡初無定則而豪猾因得以上下其手富者種無

糧之地貧者納無地之糧先君因民具奏奉朝命為之丈量先君生長南方洞知量田之弊全由委任不得其人故本以利民而民先見其擾或反有因而為姦者而民重受其害也選於所屬得知縣張四維等分任其事而躬親按校之周一州七縣未嘗廢公私之一緡而宿弊頓清均田之後熟地或三四畝納糧一畝荒地或十數畝納糧一畝四方逃移者聞風漸來復業先君身率諸屬加意存恤安插或為之處給牛種禁州縣科斂之

不時者本府夫役除高唐恩縣茌平陸路應付外沿河復設有聊城臨清二夫廠每廠歲該編接遞牌夫一千五百名臨清舊例每夫徵銀六兩五錢總解州庫逐時顧募年終送兵備道稽考本府不得與聞惟聊城廠全解正身走遞率為無籍棍徒包攬一身常兼數役空名影射姦弊百端先君自到任之後令各州縣於應該夫數一半徵銀一半走遞聽民自便不得抑勒遇有使客往來先儘見在人夫差撥如有不敷給銀顧募嘉靖七

年冬會計一年之間已存省夫銀三千八百餘兩八年新審均徭具申巡撫每夫減去銀二兩五錢河下接遞出給印信長單上水下水夫有定數過客不得多索夫役不得脫逃問巷馬公以舊巡臺經過縣官送夫頗溢常數馬公輒發還曰以成賢太守之美少師楊文襄公一與先君書曰蒞任以來清簡收愛士民甚歸心惟過清

往士夫間有不樂者大要接見稍踈及人夫接遞不滿其意耳夫要衝之地往來旁午安得人人接見之裁省

夫役屢有明旨皆不足恤然亦不可不知在善酌處之而已郎中劉公一正書曰東昌政聲遠播且停止河工一疏活數萬生靈之命部堂諸老甚爲羨服盛公回洛於吾兄則帖服於奇徵則攻訐此所以二公以此敗而吾兄愈有名也停止河工事具年譜及集中上盛都憲書前任海道副使馮公時雍書曰海道團操壐書所載付之兵柄責以截殺中軍之設操廠之建爲慮遠也柰何以小說而廢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又云議處車夫等事尤見老成至慮團操及車夫等

事詳具集中先君性眞率待人坦易而於事未嘗苟同曲從平生不欺人一語坐無箕踞行無左右顧先君遇意所不可若嚴厲不可犯而度量極寛洪能容人之所不能容先君生成化丁酉十月初九日終嘉靖癸丑十一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七先妣封安人姓于氏世籍金壇處士寧之曾孫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盛之孫前江西萬載縣知縣封兵部郎中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鎰之女也都察公與先王考庫部公相善而奇家君之材乃

以安人歸於家君安人生而貞靜長而明敏有丈夫識度吾家與外家居相近而外王母芮太淑人與吾太安人壽亦相亞安人周旋二母之間可謂為婦如女為女如子處妯娌宗族皆有禮兄弟中最重伯舅素齋公然不廢家人真率之意望以古人德業惟恐其有失叔季二舅最少然其至吾家敬之一如伯舅不廢賓客之禮伯舅壯年始得子暮年乃多孫安人為之慮為之喜如在於己如愛其子孫其於諸子女雖極憐愛而不姑息

適其飲食衣服必以節教其起居言動必有常及樵舉進士官行人諄諄以任性為戒於其使蜀也雖日夜望其速見既見而未甞不勉其速行及行而安人遘疾及樵再以使歸而安人不可復見矣嗚呼可勝痛哉家君居官清約安人能與之同德雖日用蔬菜布帛未甞私買一物在萊時一夕血出於顙其疾甚異時家君公出樵欲迎醫安人不可但令書報家君而已安人生於成化已亥二月十四日終於嘉靖庚戌七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

二樵兄弟五人女兄三人皆安人所出伯兄曰熹字元度蚤卒仲兄曰點字子與監生未仕卒幼有正性不好狎游讀書口誦手録諸經史幾徧先君晚年得末疾兄搆愛日堂日請所善親朋相與娛樂之以故先君雖疾而康寧溧陽黃山張氏子壻也婚而以私田從伯曷意也不受則以價來兄受而以歸諸張氏叔兄曰然字申甫博覽工詩入監不就選而卒季兄曰烝字獻功縣學生年次當貢矣提學嫉其多記而字大抑從降等人為

稱屈兄有心計長於治家家累萬金然不肯妄用一錢晚乃捐貲創祖祠將漸爲諸義舉未盡行而卒

誥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水南

荆公行狀

公姓荆氏諱輅字子堅别號水南居士世爲丹陽望族初居珥塘村元末祥十公壻皇塘始徙居之八傳而至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瓚母王氏爲予樵之姑公幼穎慧授書輒成誦然自以獨子無旁兄弟可持門戶遂

棄舉子業而一力於家事年十七代父南莊公收邑絲價同役少年或招以非禮之游公輒面發赤謝去竟役止宿一道觀不妄出入歲辛丑母氏寢疾公侍湯藥晝夜不離側巨細必自親未嘗假手奴僕及弗起哀毀情至而如禮歲時祭享輒潸然出涕曰吾母生於巨室歸吾家能自刻勵與吾翁共勤苦而安淡薄今家道垂成而母不及享吾將何以為情也戊戌己亥之間按吳者相襲以搏擊為事南莊公以誣搆逮公挺身代辯于司

理事竟得白族人乘釁媒蘖將謀所欲公為不知而善待之更以族誼為之出財以佐其急遂反仇為好乙巳歲大旱邑令委公設粥以飼飢者他人承官事者多應文塞責公獨謂其子光祖曰濟人之事吾人有其心而力或不及今藉力於官正吾人可以盡心之時也每五鼓輒起父子與老蒼頭四五輩出入同事汲泉必新滌釜必潔列坐飢者於佛寺兩廡執杓斟酌其多少而與之必親午食復如之如是者月餘所全活甚衆當事者

以爲能復檄公糴糓於江之北限以旬日報數於監司公徒步日夜行百餘里徧歴窮鄉故其所得價平而糓善是時三邑飢皆頼淮麥以濟而同事者因跡公之所往而往則得所求焉族應里甲役同役族兄澤稍乾沒其間法當永戍族人交搆之利其速遣公力爲營解故緩其行澤得以老病卒於繫既免其身又不以及其子孫其子孫至今銜感而公絶口不言也公平生内無機械外無崖岸質任自然與人處未嘗適已自便當有事

衆議紛然公徐一言而定非意相干未嘗與較曲直故於人無怨惡人以好來待之不疑人出己上未嘗有忌心其勤儉出於天性治家有常度履霜戴星身先僮僕故家事不嚴而治自奉不過布衣糲食一服數十年不易家無媵妾與厥配白頭相守俱至大耋未嘗一日少變知荆州唐先生鳳阿姜丈之賢遣子從之游家居好觀書史臨事臧否分明而對人不談人不知其有學也以子光裕歷官即署封如其官而不知其貴舉賓於鄉

者八而不以自賢有子克家而不以自逸豈非有恒德不因物為遷變者與公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終於萬歷乙酉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配賀氏封太宜人子男四人長光祖丙子歳薦任雲夢知縣次光裕辛未進士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次光祚次光祉俱太學生諸子將以某年月日奉歸新卜宅兆屬樵狀其行拜且泣曰光祖赴雲夢吾父家訊往來輒勉以清白愛民盡職勿以吾老為念今言猶在也而

吾父已不可見矣非子誰當記之樵不佞言雖無文述事不敢不實敬俟名世君子采焉

故沂州學訓恢菴卜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卜氏諱云吉字允臧學者稱之曰恢菴先生其先河內人宋宣贊公始徙六合國初敎授公震亨徙宜興敎授生冬官公益益生地官公友道友道生秋官公祺祺生耆士公年耆士公以伯兄僉憲公同官游中外遂留養親終身不仕耆士生貢士西園公章是生先生

母蔣夫人夢羽士降庭故先生生而頴異幼即能書徑尺大字賦五七言詩屬對每出人意表長者屠公爵以女字焉鄉先輩多忘年與交年十三居母喪盡哀十七試有司輒首選入鄉闈闈西園公得疾徒步亟歸奉侍湯藥及西園公不諱痛二親蚤亡禄養弗逮哭輒殞絶兩叔艱於生理奉養弗怠負於官輒鬻已產以償之宗族貧者分衣食共有無讀書不能延師者親為敎之年四十二始以貢入太學應北畿試不第授沂州學訓導

沂士樸陋少文經旨時藝經先生指授者多底成就其間人品高下行之修𡚁隨機開導多知感發改悔爲善士者甚衆癸卯丙午凡再應山東鄉試丙午門人孫奎小試偶見遺遂以讓之奎果登第同官高士材卒於官爲之經紀其喪捐俸以資其歸已而乞致仕還里不以世故嬰心惟日與門下士訂正舊學先生少以文自雄讀書自六經子史下逮音律醫卜祿命稗官釋典靡所不窺爲文汪洋宏博援筆立就頃刻數千言人始以文

士目之既而自悔曰學不足以經世徒窮一生之力老死文字間豈不負此七尺之軀哉乃盡棄所為文獨留心天下之務究其利病本末甚悉策其得失甚熟而尤喜談兵與下邳湯將軍友善杖策軍門設奇畫屢效而口不言功曰此非書生事也然人則以豪傑士名之矣葢晚而又自悔其言曰學豈多事哉治此方寸而已雖酬酢萬變順逆不同而要以無愧此心為主於是人又以道德歸先生而先生恥立門戸惟隨在體認潛心獨

得考其平生表裏不殊言行一致尤厚於倫理一族中飽飢衣凍婚子嫁女專仰先生一人而先生貲故薄惟以得之公廪者輒以資人而不自營也嗚呼先生可謂篤行之君子也已先生生於弘治丁巳八月二十日卒於嘉靖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配亦有賢行即屠公女也後先生三十年卒子二曰以禮邑庠生後屠夫人一年卒次曰以學舉萬歷癸酉應天鄉進士先生卒時二子尚幼權窆先生於龍潭之阡庚辰十有

一月進士君將奉厝夫人與先生同窆乃持前敎諭劉君自省所爲壙志乞予銘予雅慕先生高致又辱進士君知厚不敢辭也銘曰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於今在陽羡曰有兩先生位雖不滿德世賴有老成後將有考焉匪兹遺典刑乎

故登仕郎鴻臚寺司賔署署丞南區于公暨配蔣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棐字公忱别號南區居士其先汴人宋靖康中宣

敎郎安三公從高宗南渡兄弟三人伯昇居於滁仲暹居臨安季顯即安三公卜居金壇之王母觀是為公之始祖安三公生洮溪公茂洮溪公生芳洲公純芳洲公三子伯曰碧潭公本任嘉興府通判死事贈同知祀名宦仲曰清潭公寧季曰月潭公潤月潭公生贈右副都御史漁隱公盛漁隱公實生我外祖帮玄先生諱鎰遂于理學以成化甲午鄉進士知萬載縣以吾伯舅貴贈及兩世皆右副都御史始自王母觀入居邑中之姚家巷

衣冠之盛為邑中甲族而古城公諱泗者則其第四子也以仲子肖玄公貴贈監察御史而南區公乃其伯子也少即練達善治家上能承順古城翁之意下能成就肖玄公使得肆力於學肖玄公登第入仕三十餘年不以家事縈心自連房合爨以至分析美田宅紀綱之僕某宜屬某一惟南區公之言是聽兄弟友愛絕無爾我之意古城翁年五十而終南區公與肖玄公痛父未享福祿事母太孺人盡孝待諸舅及亡姊孀妹皆有恩卒受

勑命奕世内臺與伯氏比隆則肖玄公之力也當吾伯舅顯榮時南區公恂恂雅飭事諸父如父待羣從兄弟皆有禮以至於中表無不懽若兄弟者蓋中表自吾兄巽谷公以下凡五人皆少長一歲嘗有約次一歲為生辰會願更廵者無算亦中表中一美談也不佞最幼猶及與肖玄公同舉進士仕同朝退而有以相樂以至於老踰七望八獨吾三人者為于王兩氏祭酒豈非尤難者與予猶憶在朝時肖玄公方以直指董北畿學政南

區公以謁選至京僦居民舍人不知其為侍御之兄及除鴻臚司賔署丞日近天顔貴矣而公顧不樂就也未幾即請告歸延師教子治田圃為終焉之計公庭無私謁隆慶四年鄉里因時政稍有所抑揚乘之以為利以柬矢為總貨之路遂以成俗公之受侮不啻百端而能柔忍濟事一惟司直之為聽蓋散金寶多而公不言也公生正徳癸酉正月廿五日終於萬歴庚寅二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蔣孺人蔣實溧陽名族父為楚藩

曲縢樂靜公攏母即贈藩豢鳳橋史公之姊生孺人從舅太僕玉陽公愛之及笄猶育於其家習見富貴紛華可悅之事而泊然無慕勤女工安布素歸於于即解裝易金具甘旨以奉舅姑舅姑喜鄉居獨留孺人居城中自太母尚太淑人以下内外尊屬無慮十數人周旋其間執禮有婦道無不當其意者處夫婦妯娌和而莊終身無間言御臧獲慈而整能盡其力生平無閫外之言不見親疎厚薄之迹豈非女德之有恒有終者與孺人

生於正德乙亥十月廿六日終於萬歷庚寅十一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六子三人長曰廷燮應天庚午鄉進士娶史太卿玉陽公孫女繼娶宜興徐文靖公裔孫女次曰斗聯國子生娶同邑曹內翰含齋之女又次曰廷羔娶宜興吳文肅公裔孫女又次曰廷點側出娶溧陽彭光祿鳳泉之女女四人長適吾之從子辰州府經歷三重次適宜興別駕玄圃吳公嗣君達禮次適誠意伯石圃劉公世胄君尚忠次適內翰武進履菴吳公嗣君宗

泰孫男五人長曰同庚斗聯出邑庠生娶無錫王太僕繼山公孫女次曰長庚廷燮出娶同邑舉人和宇張君女次曰應庚曰閏庚曰奎庚俱廷羔出應庚聘績谿大司馬梅林胡公裔孫女孫女五長適丹徒曹憲副肖厓公之子良賔斗聯出次適宜興徐太學雲汀之子庠生鍾秀廷爕出餘俱幼未字廷爕不幸蚤世斗聯率諸弟能繼父兄之志卜其宅兆得吉於近郊顧龍山之麓將以十九年二月十七日並襄兩大事思所以表揚遺德

繆以屬之於子予忝從兄弟之後雖不文不可謂不知義不得辭也乃采據所知之實列之如左而系之以銘銘曰夫剛妻柔道之常剛柔以正德之良同德同壽後其昌同穴千祺山之陽

曹母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故太史曹君大章之配而予之從姪女也父諱黌别號水西居士母高孺人金壇宦族嘉靖乙未先君自山東謝事還里故廬尚與伯氏北渚公共之北

渚公恒鄉居治農獨留水西公在城與先君連欐而居時予年纔十五水西公忘年以昆弟接之高孺人不幸蚤世水西公獨抱幼子揩哭而示予曰修短命也柰此失怙何又指旁一女曰吾諸女不失為富室惟此女秀而文乃大人所屬意而納曹氏之委禽焉者即孺人也時僅垂髫哀毀哭泣之中受母遺筦鑰從事惟謹水西公入室而不見高孺人見女能如此則為之一解顏及笄歸於太史而太史獨子舅計部公姑蔡孺人以艱苦

起家以遲暮得子利其有者危之百端出之人亦吻之間以至成立而有室喜甚曰禮舅姑饗婦舅婦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今亦新婦代我之時矣微以家事試之皆治若素習者計部公夫婦則又大喜歲丙午太史君舉於鄉而計部公終於宦邸人傳言有他及喪歸從人有竄於途者蔡孺人銳欲根竟其事孺人婉言以解之後太史果以曖昧見疑當路幾欲重坐得脫徽纆走京師舉南宮第一事始得解入史館甫三月

蔡孺人又以疾終於家方蔡孺人疾時孺人亦染疾而不言猶侍湯藥非潤臀何君言之則家人不之知亦幾於不救也扶羸奉終封識所遺以俟太史之至而按堵如故太史既以文名四方弔客無虛日既免喪居官益以豪華自命坐客常滿飲食若流有一饌揮數金者中饋之事悉以委孺人而孺人不知其勞一酒漿之微必自經其手以故太史能結賔客之懽而孺人自奉甚薄戊午己未之間予與太史同在朝相過每入内見孺人

被服不過簪珥絁素歲時或修家人禮遠詣子象房旁邸舍見子一室蕭然未嘗不動容為之盤桓與子室人欵語迨暮始去太史之舉主為潯陽董公太史脩門生禮孺人亦時時通好問於其夫人因間致言恐太史或有過惟董公能匡救之願夫人一贊之此予在嘉禾時董公親對予言而予始知之也太史立朝僅一考即以足疾解官歸尋以多餌益氣藥病發於肺吐紫血及異色痰有二子已弱冠俱美材不幸連夭孺人則勸太史

寡欲養身以爲嗣續之計納別室蔣氏舉一男孺人抱之蓐草之間而養之曰曹氏不絕如綫吾子雖亡而不亡吾夫無後而有後皆在於此吾敢不任其責乎其劬勞殆過於所生未幾太史捐館積累叢集皆孺人一身當之太史嘗爲劇盜鄭盼所刼人妄指匿廣陵大賈韓生家韓生爲之破貲鉅萬不服訴於朝太史亦坐累除名及他所牽連事久未結追呼者日至於門又孫兒寡婦人所易侮危甚於太史初年孺人日號於太史所善門生

王繼山張虛菴二三公丐其援故孺人未死之前曹氏安其室見保全於上而遺孤得至於成立皆孺人之力也當曹氏盛時孺人未嘗一毫利其有為私計及曹氏衰時孺人不惟不以存亡易心真有功於曹氏歷轗軻而無怨人當失意雖兄弟不能不歸咎孺人有善未嘗不歸於太史也有不善必為之揜及晚年之事太史亦慙於内子矣而未嘗不與分任歸諸所遭而安之曰此亦命也已矣太史既沒痛之愈甚卒以勞瘁不盡於天

年孺人生於嘉靖乙酉七月十一日終於萬歷乙酉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三人長曰祖見邑弟子員娶溧陽史太僕際孫女次曰祖閒聘無錫安氏俱孺人出次曰祖鶴游太學即蔣出者娶無錫沈氏女一人孺人出適同邑于太學斗聯卜以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合葬於太史君墓祖鶴持子從孫鍵所為狀詣子請銘宫保大宗伯鳳阿姜公雅善太史尤知孺人之賢銘必出姜公庶足為孺人不朽適姜公他出而葬期已迫

不可以待姜公與子雅以道義相信言之出於予與出於姜公當無異也故不避親者之嫌而爲之銘銘曰婦人之賢昔有敬姜歸於季氏夫子蚤亡言不踰閾以禮自將孔子稱之百世有光繼此而作班氏有昭世其家風亦歸於曹不忝於彪克恭於超授經於宮資政於朝續成固史作漢一經女中之雄大家是稱人之居世孰重孰輕形骸腐化流芳者名慨惟孺人於曹有德爲夫爲子穆伯文伯劬勞三世不遺餘力晝瘁至死形容枯

瘠嗚呼曹氏有婦莫克知之王氏有女吾宜銘之以示厥後庶克監之

明故明威將軍杭州前衛指揮僉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在字于京先世曰萬八者始家金壇萬八生仁一仁一生傑傑以良家子仗劒從太祖高皇帝定亂有功傑生璿以功陞燕山左護衛副千戶尋以奉天征討功陞金吾左衛指揮僉事歷陞浙江都司都指揮僉事璿生鉞襲杭州前衛指揮僉事以功陞浙江都司都指揮

僉事始占籍仁和鉞生溥溥生楷楷生煇皆世其職煇生君而妣曰錢恭人出錢塘宦族君家世以武功著而君獨好儒儀部巨石江公愛而妻之以女授以胡氏春秋命與諸子同學江氏故多賢以故君見聞益富以嘉靖丙午襲祖職癸丑倭寇犯閩浙君能勤於其職盛暑不解甲者月餘寇退謁告就醫徜徉山水間布衣徒步而忘其官晚好清靜攝生之道有時默坐終日凝塵滿室而忘其貧君生正德戊寅二月初九日終於萬歷壬

午三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曰江恭人即巨石公女也子男四國錞由庠生替職任江南運糧把總孫男五國錞將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君靈鷲山祖塋之次持其舅江太守所為狀來乞予銘予自先世與君家以族屬相往來義不得辭乃按狀而為之銘曰予見君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而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信哉詩書禮義為戰之所蓄而君之所以繼前烈而振家聲者尚有俟於其後也乎

明故衛輝府推官邢君墓誌銘

君諱繼本字其其先自晉末南遷今為高淳人世有能者故特為大族父世榮兵馬副指揮潞安府通判母李氏封孺人生君始以孺顯中嘉靖辛酉順天府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以萬歷丙戌選授衛輝府推官嘗署汲輝二邑篆時方旱蝗漕穀於家為糜以飼餓者繫盜七人六出讐口吏鍛入之君得其實劾吏而出六人於獄有十六歲男子姦十歲女君閱其欵曰是不過以幼女成

獄以戲為真矧若女今長且育事已二十年矣白於上而貫之有竊盜三人誤傷人坐死未幾一人死君曰是亦足以當矣免其二人又有七歲女死於路不得其故君禱得夢人授以書列姓首趙明日跡捕果得殺者乃趙世強也部使者交薦於朝垂及遷召而君以疾逝為萬歷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距其生嘉靖甲午六月初五日享年僅五十有四配徐氏中山武寧王裔孫女繼配孫氏金陵人子五長仕辰聘吾邑于文學玉鳴長女

吾舅御史大夫公世元孫也仕辰將以十九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其邑立信鄉南墟之陽介于文學諳予請銘銘曰學足以發身政足以及人何必鍾鳴鼎食華轂朱輪其積諸躬也厚其取諸世也廉造物者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君之所以永妥其藏者將不在有後且賢與

中順大夫南京鴻臚寺卿觀吾史公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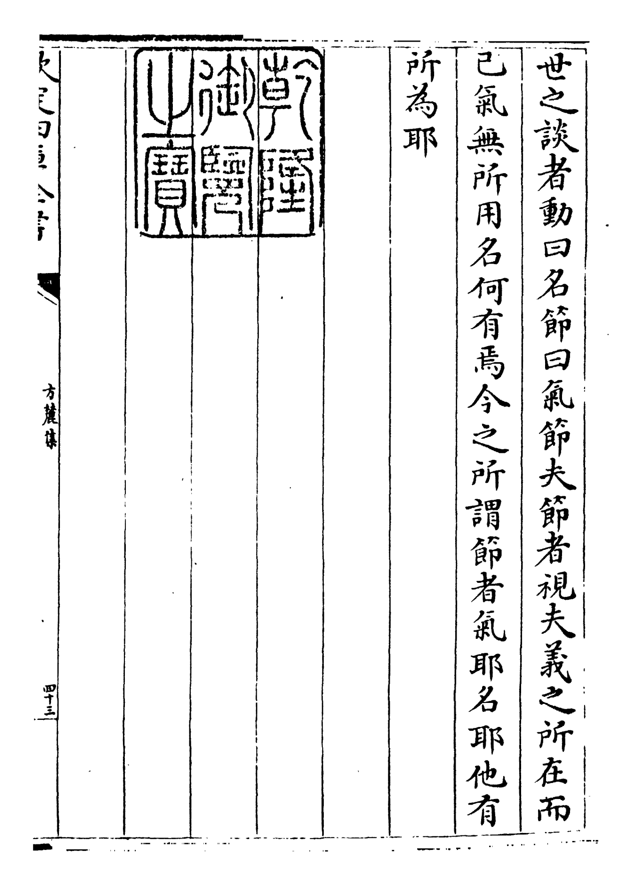
昔椒山楊公下獄時權姦摘其疏末援證二王一語以

為離間欲必致之死刑部尚書何鰲侍郎王學益皆姦黨也爭以承風旨爲事而其事屬山東司其時以員外郎署司事者觀吾史公也執不可曰繼盛何罪堂官知不可奪乃自爲獄案以授之司坐以詐傳親王令旨法當棄市乃書奏尾云楊繼盛語雖誤引心實無他伏惟陛下憫其狂愚宥從遠遣以全好生之德疏上謫泰州判官及權臣事敗公始敘復擢南京大理寺丞鴻臚寺卿將大用而公已告終大宗伯袁安節公嘗銘其墓越

若干年其子繼芳復求予言以表其墓道予與公不惟同年進士相知其尊君商崖先生實常司訓金壇予得識公於學舍先生嘗有夢云公宴觀吾公與予兄弟列坐意葢期予之兄而不謂丁未第進士予從公後果符先生之言也噫予與公契分不薄矣其忍無言公諱朝賔字應之觀吾其別號也自幼凝重商崖先生厭近時舉業者學無本原不令外從師於家搆書樓羣子姪其中而自授之業公與從弟朝宜朝富日相講習公以深

沈之思尤自謂獨以魯得之督學樸溪潘公試公第一是年中鄉試第二年纔弱冠耳自後四厯春官自信益堅嘉靖丁未舉進士爲本房第一廷試二甲第四授刑部主事坐獄事外謫時貽椒山書云賓爭此獄已辦一死所以不死者蘄得出公於死耳公幸自愛椒山即書其後以答曰公心良苦吾與公訣矣天下事尚可爲努力勿怠此覩吾公行履之槪也吾於是而有感焉嘉靖初年主威伸於上言路開於下一時上意所向初若難

回及情見罪得誅罰立加最寵莫如張永嘉亦逐者屢矣惟中年慕長生事祠禱而嚴嵩以佞巧承順得柄至十餘年攻之者衆矣惟椒山楊公列其十大罪中外悚動雖嵩亦自知無辭於誅以及於敗上英武卒誅之楊公之言葢未嘗不行也人之知史公者或淺矣吾見其於天倫厚於内行謹平居吶吶若不能出辭而不可奪之節遇事乃見即其從容數言雖無救於楊公而楊公之蒙非其罪昭昭明甚謂其於正義有所乎非耶吾見



世之談者動曰名節曰氣節夫節者視夫義之所在而已氣無所用名何有焉今之所謂節者氣耶名耶他有所為耶

方麓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大士

方麓集卷十一

明　王樵　撰

金陵雜紀

皇城

工科給事中陳君洪烈到任故事内府衙門皆預宴多不至予一往焉出光禄署入西上門循皇城而南入闕右門會於吏科新任者居左予居右餘皆前列而陪禁

垣古木多數百年物夾道清陰池光映日𨺗京宮闕之制甚儉六科相對甚近闕前修廣不及燕京三之一由西華門循池而北古木交蔭池水深廣内府各監局多面城而列出玄武門東至朝陽門竹樹蒙密如行山谷中西達御史廊清流一曲三法司衙舍多在山趾田壟間大庖在西華門内尚膳監在西中門内與御用監相對御用監舊丞相府也尚膳監之左為大烹門門之内為凉樓乃造辦供進品物之所凉樓之後為光禄寺前

列四署廷柏多合圍藏有銅火爐甚精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大磁盂徑可尺許端溪研色正黒頗𤼵墨皆相傳為國初物也大京門内有二井甚大其深不測上覆以厚板鑿五孔以通汲凉樓之西偏為倉凡上納内府錢糧甚艱其費動以數倍經由有需索之獘積猾有包攬之弊在内監局者不知其又何如也

趙園

與光禄胡大卿進菴赴右丞虞蔚少司成具區之招飲

趙太監園酒罷登閣閣小僅容數人平臨闤闠無甚遠趣但是日小雨軒牕半開予四人者憑𦈢促膝而坐對雨又是一景賓主相忘連飲數卮予談名理頗為諸公所悚聽雨淋漓不止梯甚滑扶而下

觀音閣

萬歴壬辰五月以赴鰣魚廠發進貢黃船出太平門由貫城東畔北行出觀音門因山為壘山勢連亘不斷此以觀音山而得名也出口即大江有山三面臨江逆江

而西向者為燕子磯對磯又入一山口為弘濟寺寺之左循江而西為觀音閣閣在絶壁之下下瞰江流近逼山趾江水惟中流一道甚湍急無風而瀾起兩旁則平水耳是日因先有張設于磯上者不果登乃出寺又入一小山門經佛殿而西皆負山面江有短垣可凭殿之左為大士下院又左有石洞洞之左即閣為大士上院登閣望江北諸山江浦六合諸境歷歷可指臨江獨酌一目千里遠山相對舟航上下心目俱豁生平所未有

也時方亭午暑氣侵人在下院爽回頗久酒罷復登閣坐良久暝色至乃下宿寺中次日至鰣魚廠去宿處可數里中官呈樣魚樣笋驗訖乃出黄船十餘艘泊江口鰣魚以三月取五月貢船始發上下皆層冰覆藉之

永慶寺

與光禄胡大卿進菴沈少卿觀頤同遊永慶寺寺在雞鳴山之西朝天宫之北東有竹林甚幽佛殿前有塔雖小而可登謝公墩在其西南可以遠眺是日為李明府

士龍脩光禄志邀致以展謝焉李君持齋不飲酒清談甚懽李雖好佛而行甚脩又精于六書之學作鐘鼎書及大篆俱佳

憑虛閣

與光禄胡大卿進菴國子馮南廂具區大理朱右丞虞葑同飲於雞鳴山之憑虛閣閣在山椒東南望大內宮殿歷歷可數牛首了聳若右顧而去天印正平若前拱而來是日予作主三公者亦為予蚤至而淹留及莫乃

去寺後有塔在山之最高處有大樹合抱山趾僧房與城相接城臨後湖自山上望之則新舊冊庫與三蘆渚凡五洲相接澄波浩渺由太平門之西迤邐而北以距神策門湖水與城相透迤此又憑虛後之大觀也席間談寧夏事及隨侍事穆通政之茍生頗有所折衷三公是之

高座寺

與前少司徒釆山方公前湖州貳守月川梁丈同遊高

座寺是日予作主也方公徽人久僑寓於此客至以野服見不報謁不談朝政官府之事人之短長書之於屏守之甚堅是日為予盡歡公素少飲是日連釂而談論亦無所不盡蓋公將歸鄉矣屏帖所云專為居都下兼為汎交者設耳飲罷遊永寧寺登木末亭遊客紛雜主僧使之引避亭坐茶罷從後入謁方公祠堂方公者正學先生希直也祠居聚寶山最高處北望則都城十萬家樓閣煙花之裏西眺則長江如練瀰瀰在雉堞之外

江北諸山如長城横繞青翠不斷所謂山河錦繡中者非邪從祠前下山復入高座寺少憩酒三行而罷二公皆予丙午鄉舉同年海内知舊已若晨星如予三人俱以暮年有此雅集不知有幾耳

蓮花菴

出太平門長堤數里蜿蜒如岡阜上為馳道夾道皆喬木堤盡而西轉為三法司總門入門又迤而北有坊曰貫城東為大理寺中為刑部西為都察院皆面南而鍾

山聳於左玄武湖映帶於右則其大觀也夏月湖水澄碧蓮花盛開紅翠相錯清風徐來芬馥相遞而今歳尤盛一望數里幾與冊庫洲等堤之東山之趾皆田也有池亦種蓮而花多白者每行堤上紅白夾堤亦一奇也因與中丞元冲張公右丞虞莳朱公有觀荷之約二公者又與太常進菴胡公京兆止菴楊公符卿觀頤沈公少司成具區馮公語及四公者欣然願與焉予三人遂為觀荷主人且喜偶合竹林七人之數夙具於蓮花菴

菴在鍾山之趾亦有蓮池折簡以招四公馮公以疾辭不至至者胡沈楊三公飯於菴中酒數行移於竹林下胡張二公象奕沈朱二公圍奕皆數局乃出竹林問蓮池所在從者導行歷山岡岡上有開平常忠武王墓楊公辭先去予六人下平田坐茂林下蓮池茂密正與城內隆廣山相對旁有石可坐予與進菴胡公首憩焉取荷為碧筒予先飲一觴以勸進菴進菴為飲二觴元冲又易筒以勸進菴次則虞葑與予易坐而分款客少話

沈公辭不能飲遂起還仍坐於竹林下酒數行又奕迨暮乃歸新月初上行太平隄上湖光月色相映人影與樹影相交錯又一佳景也

靈谷寺

觀荷之又二日進菴胡公止菴楊公觀頤沈公折簡期會於靈谷寺其日予自刑部散衙歸虞葑朱公使人來言以生瘑不赴元冲張公先行拜客使人約予曰投謁畢即追至矣予出朝陽門循城而北又轉而東則止菴

楊公亦在道遂與同行過孝陵前下馬行可二里許過觀音閣又可三里許至靈谷寺未至山門數十步許大雨如注予與止菴避雨山門下予謂楊公曰此寳公迎客雨也良久雨少止予與楊公連輿行夾道皆長松古柏往時松柏下麋鹿成羣今皆不見臨入寺又遇雨憇小門下候止乃入登法堂則沈公候已久云其至極早俄而張元冲繼至云途中遇雨無地可避從者衣皆霑濕賓主既接歡動顏色曰此雨若早半月豈不大善是

日胡公以腹疾不至賔主四人促席相對雅談甚歡雨時作時止暑氣頓清酒數行入脩廊登佛殿再重無梁殿乃純用瓴甋如造城闉之法廣深與脩皆以洞相通無異屋下殿後有塔云寶誌葬處也寺據鍾山左偏諸開國功臣皆陪葬山趾而此僧獨當一面亦一竒事也寺後有八功德水出自山趾旱久不流大率此山蒼翠環合又在禁地絶無遊人雜沓當為城東第一禪林歸途晚晴新月欲上與元冲並輿行語次頗及金陵形勢

與前古防守之略張公易直好善通知今古每語多合亦不易得者也

石城山

萬歴癸已四月南臯鄒比部以考績行出城送之由永慶寺至清凉寺一帶皆山岡而民居甚樸有類村落馳道逶迤與山谷上下南則冶城山後連阜不斷諸倉庾皆據高阜取其土燥剛也城外諸山歴歴可數而牛首天印尤特出見頭角出石城門至南臯泊舟處即古石

頭城遺趾城因山為險下剷山趾上累石以成城仰望甚峻可謂地險亦不可升也與南臯話稍久酒數行有後客至乃别

静虚亭

静虚亭在大理寺後堂之後刑部後堂後最迫而大理寺獨寛遠見江上山庭廣可數畝脩柏翳不見日多直榦虬枝而亭前二株尤鉅雙植若桓亭扁曰静虚不知何公所立書者景公暘也亭中立御碑萬歴癸已夏至

齋居與右丞朱公夜坐亭前雙柏之下謂可待月之上時當五月下旬月非可待也謂此景宜此時耳

紫薇堂

刑部之後堂扁曰紫薇嘉靖初年尚書周公倫所立紫薇一株在堂北勅諭亭之後至今花猶盛開計名堂取此必已茂異迄今殆百年物矣堂之左右室為兩堂燕居之所牖皆南向庭中雙桂尤異在右者一株發九榦每榦之鉅皆圍尺許枝葉扶疎蔭可一畞諸曹所無有

也

棲霞寺

萬歴甲午仲夏偶乘職事之閒欲了棲霞之願一時無侶遂成獨往出太平門經佛國寺中山岐陽二元勲墓在路旁中山門適啓因入登享堂懸有武寧王真象冕旒玄衮色睟如玉殊無百戰猛厲氣象抑可以想見其人矣為之竦然起敬享堂後即王藏魄之處乃平地不起冢昔名將有起冢象祁連者今乃不封不樹聞孝陵

亦然豈聖祖之微意與蔣廟在鍾山之陰至此易衣登帷輿出姚坊門道中遇雨愈行雨愈甚路滑而人疲及山門則日已晡矣方丈少憇僅登佛殿無暇周覽方丈在山之半為登山之路石徑東西兩道僧廬依山高下峰巒三面迴抱松杉鬱然蓋即東西兩峰而已得其大都矣僧供山蔬從人出所携酒雨中獨酌殊不覺寂寥宿方丈明晨起循方丈之左寺僧導行有泉上出曰品外泉云陸羽所遺又東為千佛巖巖穴甚奇而琢象不

甚工又上為白鹿泉又上為天開巖境漸佳而雨後路滑又無腰輿意絶崩難上遂下由東路入禪堂有禪僧十餘人禪榻連帷一帷中可坐數人有金壇僧導予而西由石徑穿松林中度石橋下臨深澗有路通村落時時逢樵者牧者持農具將入田者至一禪宫新創有石汀殷司徒題額立碑殿宇甚偉僧房亦雅潔金壇僧留予再宿予恐天雨辭之大抵攝山之勝大江三折上自池口下至京口登此可以盡得其大勢黄天蕩正在其

下攝湖在其趾有港可以通江林樾觀宇之美抑亦牛首之次矣陳軒金陵集有攝山十題曰白雲菴清風軒唐公巖天開巖宴坐臺中峰澗明月臺品外泉醒石磬石金陵志云白乳泉在攝山棲霞寺千佛嶺下昔因人伐木始見石壁上刻隸書六大字曰白乳泉試茶亭不知得名於何人又云天開巖在攝山棲霞寺之後去寺三里石多特立中有石擘相向其直如截殆非人力所至故以天開名其巖巖之左有張稚圭祖無擇諸公題

字予之斯行也以遇雨登覽不竟爲空行意待再遊而後記之次年孟夏因有牛首之行檢閱舊志考驗所歷因及棲霞援筆述其大都如此至於筆之所不盡與之所不盡者則尚有俟云

五柏亭

五柏亭在南京京畿道中京畿道在三法司之東北隅萬歷二十二年九月予以會審獄因至焉亭建於御史安福張公鰲山亭之名則題於大司馬白巖喬公宇而

御史熊公相為之記迄今將八十年五柏尚蒼然秀挺童童若蓋蓋喬公之意以木之材莫良於柏而歳寒後凋節尤莫尚焉士之為世用也於柏可以觀材其樹世風也於柏可以觀節予讀其文而有感焉命從吏録之以歸以此地人跡罕到用表而出之

蔣廟

漢秣陵尉蔣子文禦賊戰死至今祀之與蜀梓潼事同今雞鳴山十廟蔣尉已列祀典而鍾山之陰復有廟宇

每歲四月士女雲集香火甚盛而護國之說尤屬誣妄二祖渡江成大業皆所謂天授何假神力至於靖難之事推秣陵死事之心尤必不如流俗所傳也

觀象臺

萬歷二十三年南京大雨雪自正月至於二月連旬不止禮部循故事行諸司分詣各神宇祈禱三法司當詣城隍古帝王二祠予與御史大夫後山楊公大理丞順衡李公夙興行事越一日天色開朗氣候暄和禮部以

祈禱獲應行諸司報謝牒至而雪復降明日始霽而陰雲不鮮禮畢易巾屨登觀象臺乃雞鳴山絕頂四望畢見銅儀乃元郭守敬所造制度甚精第為風雨所剝蝕占候既廢上無覆蔽似當有以處之耳楊李二公各携有酒肴予初不預備假之山下荆鴻臚省吾予三人者坐臺旁板屋酒數行皆醺盡歡而罷

燕子磯　三台洞

遊燕子磯者必登觀音閣始盡江山之勝登觀音閣者

必下由山趾至三台洞始盡沿江巖穴之奇予先年曾一至閣而磯與三台洞則未至萬歴乙未二月將盡天日暄和四郊麥壠青青村落中桃李爛漫承丹陽荆鴻臚賀文學約為郊外之遊二君侵晨先出神策門相候予出太平門季子岳陞侍行至磯日尚未午據磯之前者為義勇武安王廟有亭在其絶嶺登眺於春夏月尤宜亭之後為磯之尾憑危石俯瞰江流洶湧近在尋丈間亭上酒數行飯於道士方丈復挈榼携酒至觀音閣

憶昔年登閣憑欄至暮光景如昨不覺又三年矣下至小殿臨江酒數行問三台洞所在僧荅云在山下一里許但恐道濘難行歸路當入佛寧門山路崎嶇有數里須下輿步行耳予曰此何足為難遂登輿行江濵洲渚上甚平而濶沿江一帶絶壁巉巗連亘不斷其峭絶處有類削成天險自然為金陵外護其稍夷處則壘石為塹蓋外城與山屈曲高下亦連延不斷也自觀音閣下凡經數折始至三台洞洞不甚深而崇廣軒豁竒石倒

垂皆成峰巒之狀有琢削之所不能及左又一洞有磴道歴級而上洞雖不及前之廣而深則倍之有石室可坐洞嶺有三穴上透天光仰視若星故有三台之名焉去洞三十餘武有洞名闔陽以迎夕照故也頗類脩鑿不若三台之天成也西有亭少憩自此不復從舊路入佛寧門行山谷中至一山果陡而路甚偪仄乃舍輿而步過稍平處復登輿至一山口南望則皆平野矣遥見玄武湖瀰瀰在輕煙緑樹之外誤以為長江猶在目也

嘉善寺在道旁數十步入而少憩方丈在寺後竹林環繞曲徑通幽有小佛閣閣前有磐石可坐高可二丈題曰玩雲臺旁有楊止菴鐫字數行記其因送鄧定宇少宰而至此荆賀二君入神策門者由西道予仍入太平門由東道至官衙日尚未晡也

牛首山

山形中凹而旁聳王涯云角而巘者為牛首在金陵城南三十里舊誌云高一百四十丈周廻四十七里建寺

始於梁名佛窟寺本朝正統中改名弘覺寺寺在兩峰之間正在中凹處由山門至佛殿石磴數重有曰白雲梯者拾級而上恰盈百武天王殿在白雲梯上左有白龜池右有虎跑泉大雄殿在天王殿後左觀音右輪藏文杏在大殿前石欄下大可百圍蔭可一畆本株兩旁若有自根而生附本株而上聳為長榦者却仍連本株為一自根至分榦處不殊亦一異也寺之左為東峰浮屠在山椒最近傑閣在巖際最高初自山下仰視若無

路可登及迤邐而至則獻花巖前對若几案而浮屠之頂又在檻外長松之下矣巖穴之勝在東峰者犖巖為最在絕壁千仞之下石室天成誠僊窟也有舍身臺臺下有殿殿旁為憑虛閣閣下有龍王池巖之右為文殊洞洞之下為舍利塔舊傳影入禪堂隙中倒垂佛几陰晴不改未有以驗其然也三茅行宫在東峰之巔左為錫丈泉右為梁昭明太子飲馬池寺之右為西峰有辟支洞建康實録云牛頭山西峰中有石窟不測深淺

古老相傳云辟支佛所出是也洞前有殿殿左有方塔野猪洞在辟支洞右禪堂在辟支洞下是行也由西峰而後至東峰乃其最高處山之前後遠近畢見西則大江舟航上下時值風恬波寂張帆滿江行若不動東則天印近若負扆北則都城在蒼煙夕照中隱隱可指南則一望數百里乃太平宣城諸境也萬歷乙未四月三日同大司寇心堂趙公自禮部接勑畢出聚寶門易衣坐帷輿行可五里出鳳臺門連山不斷蓋金陵南境之

美至牛首而盡宜其傑出也自達磨入華三傳為牛頭宗法融大師飛錫其地為牛頭第一祖而祖堂山獻花巖皆因之而得名焉出弘覺寺右轉而南回望牛首如在圖畫凡歷二高山皆有甓道可十里許始至祖堂山誌云周廻四十里高一百二十七丈寺在山阿曰幽棲寺又禪林之幽絶者也出寺由舊路又轉一山乃至獻花巖相傳在獻花巖望牛首者尤盡其美以今驗殆不盡然而二山亦不正相對所謂芙蓉閣者雖在絶壁之

下廣不盈十武勢且欲頹其於眺望又不及憑虛之什一矣按法融者潤州延陵人初學儒後隱茅山落髮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道信大師遥觀氣象知玆山中有異人尋訪至山有一僧言此中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祖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曽無所顧問曰在此何為融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因有悟自此得受頓教法門其本末如此而世俗所傳多失真可笑如以銜花

為獻花幽棲之石室本曰石室耳而今名之曰懶融洞四祖見虎作怖勢融曰猶有這箇在祖於融所坐石上書一佛字融睹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今見洞中有一方石鐫一佛字亦詭曰遺跡凡世俗傳佛事多此類也塔影事果獨此山為異何必闔戶何必隙中又須於佛几見之殆亦妄説也

智居樓

南京都察院後堂之北有敬亭立洪武八年勅諭碑基高五尺欄檻四周旁多古木敬亭之北為智居樓左山

右湖兩面皆空曠可以遠眺而於觀山尤宜鍾山之盤鬱紫氣之鬱葱朝夕相對可以忘倦闤之山以遠而妍以近而得其真此可謂兼得之矣惟不見江上山耳按勅諭言設置貫城取法天象欲刑官法天以從事也又言獄清而無事心静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印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巓而走窩下亦莫潛鼋鼉洞見其真智人居是能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侶酌以快今生汝其敬哉萬歷二十三年六月蒙簡任右都御史涖任之

三日登是樓乃覺聖訓所狀景象宛然在目雖文士書之不能如此之確而寓意之寛厚訓廸之深切尤臣下所當深體夙夜兢兢業業使刑必當罪獄無寃人則獄清而無事心静而身安斯可以當智人之稱居是焉者豈易易哉

南都官舍

南都官舍在北者為三法司相傳國初為刑部尚書開濟建宅崇廣有制名曰樣房都御史宅在其後據山岡

地勢頗高亦曰為御史中丞劉基建制亦弘廠其街曰都堂街今都堂街之名人不復知但在太平門官舍例稱御史廊耳在南者有二一曰尚書巷在長安街吏戶兵三部之宅在焉一曰栁樹灣在正陽門之東禮工二部之宅在焉�二部初亦在尚書巷後因火而遷制獨狹小葢拘於地不能復如様房之崇廣矣御史廊本名御賜廊編有字號冊藏内府三法司官俱有之祖宗舊例官民不使雜居今廊制不復存矣

古人宫室之制止於前堂後寢雖廟朝不踰此制今朝廷有正殿後殿後殿之後則為宫各官府有正堂後堂後堂之後則為私衙皆一定不易則外舍可知所以南都官舍皆止兩層大門之內為儀門儀門之内為正廳正廳或七間或五間有夾室以燕息有川堂以退居有垣以隔絶内外聲不相聞後寢制如前堂前後俱有廂房井竈厠溷隙地種蔬各得其所居者雖家口衆多不聞其不能容也則今之士大夫欲廣其宅而貪併無厭

者亦可以知所省矣

報恩寺

報恩寺大殿寶座三層露臺雕欄石陛九級丹墀之廣一倣宸居殿後塔窮極壯麗亦當冠絶古今塔累九層牖開八面每層碧簷雕欄畫棟內為石磴甚寬每陟一層可以四面周覽至九層則都城内外遠至江上歷歷可以指點某為某某為某一一不差其時工匠不知來自何方其工巧亦今時之所無琢紫石為天王大士諸

菩薩之像纎至毫髮無一不真宛如生象有描畫之所不及者惜其年燬於火而火之所不燬者尚存下層之半萬歴乙未春末與大司冦趙公自牛首回過此而記之

批誠意伯劉世延投牒

據以家人出名則合投訴狀據稱照詳本部則須係公文豈有聽勘罪人可以移文六部又豈有一已辯訴可以發驛遞送種種玩法葢踵投揭挾制之故術而益肆

無忌憚矣本部豈可又受其辭不正之以法乎除伊前項奏揑事情已經勘明參奏外今詞合行案候另議參處施行

方麓集卷十一